

没有命运，只有选择

择天记

FIGHTER
DESTINY

第六卷

猫腻
／ 著

战地黄花

猫腻

著

择天记

第六卷

战地黄花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择天记. 第六卷, 战地黄花/猫腻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ISBN 978-7-02-012728-3

I. ①择… II. ①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68676 号

责任编辑 胡玉萍

涂俊杰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校对 罗翠华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504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15.5 插页 3

印 数 1-35000

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728-3
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第一章 0 0 1

离官杀铁树的目的是为了保王破。王破来京都的目的要杀周通。周通是皇官一定要保的人。王破是皇官一定要杀的人……

第二章 0 8 9

魔君的血当然不是红色的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竟然也不是绿色的，而是金色的。

第三章 2 5 3

平淡的一句话，却让陈长生觉得很伤感。或者是因为当年他也曾经无数次向星空祈求过生死的宽恕……

第四章 3 2 3

放眼世间，能够同时瞒住陈家王爷和天海家的，还能有谁？必然是深居宫中的道尊商行舟。

第五章 4 3 9

唐三十六已经走进了慢布里，脱了个精光。热雾蒸腾，隐见人影，水声清楚至极。城里的少女们羞红了脸……

第一章



离官杀铁树的目的是
为了保王破。王破来
京都的目的要杀周通。
周通是皇官一定要保
的人。王破是皇官一
定要杀的人……

1·秋有雨

时间流逝，秋意愈深，满天黄叶落尽，潭柘庙里的古树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干与树枝。入山的道路上还铺着落叶，被昨夜开始的一场秋雨打湿后，不剩半点美丽，像湿透了的被褥般令人心烦。

湿漉的落叶，总归还是有些好处，那就是行走上面，不会发出什么声音——借着阴暗天色与雨丝的遮掩，数十名大周军方高手，还有数量更多的清吏司刺客及密谍，踩着湿漉的落叶，悄无声息地穿过山道，潜入山腰间的秋林里。潭柘庙通往山外的通道，全部被控制住了，任谁都无法离开。

簌簌的声音响起，有些清脆、有些干燥的感觉，仿佛有人行走在数天前的金黄落叶上，踩碎了无数片枯叶。不是落叶破碎的声音，那是秋风穿过雨帘，不停拂动着纸张。

山道间来了一个男人，脸上覆着一张白纸，遮住了口鼻，只是在眼睛的位置有两个黑洞，看着异常恐怖。他便是画甲肖张。

自天空落下的雨丝，来到他的身前便自动避开，那张白纸上没有半点水痕，干净并且干燥。

在这个野花盛开的年代，涌现出无数修道的天才，霸道的强者，他是当中最可怕、最强大的那一个。与荀梅相同，他这一生所向无敌，唯独没有胜过王破，一次都没有，无论是当年的煮石大会，还是逍遥榜，他都只能排在次席。但他并不害怕，更没有气馁，不停地向王破发起挑战，且败且战，哪怕走火入魔、险些身死，也没能让他的意志有丝毫的动摇。

一人之下，这似乎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地位，但他不想接受。

今日秋雨凄迷，他从山道里走来，自然是要与王破再战上一场。他没有想



过王破会不会接受，因为此时朝廷强者云集，包围了潭柘庙，王破想要活着离开，首先便必须战胜他。——再一次战胜他，或者，被他战胜。

秋风吹拂着白纸，发着枯叶破碎的声响。

秋雨落在山道上，湿漉的落叶哪里会发出声音。

肖张没有走到潭柘庙前，因为有个人出现在他身前。

那个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穿过了山道上的数道封锁线，甚至就连肖张都没能提前感应到。

此人是谁，居然强到了这种程度？那个人一身黑衣，任由雨水打湿，给人一种极其冷硬的感觉。他的衣衫，他的眉眼，他的肩部线条，他负在身后的双手，都仿佛是铁铸的一般。他就这样站在山道前，便把秋雨与地面隔开，把秋风与白纸隔开，潭柘庙与四周的山野隔了开来。他就像是一面墙，而且不是普通的泥做的或者砖砌成的墙，是一面铁墙，绝不透风。

肖张知道这个人是谁，白纸上的两个黑洞显得更加幽深，隐隐可以看到狂热的意味。

“你想阻止我？”他看着那个铁墙一般的男人说道。

那人面无表情看着他，仿佛觉得肖张说的话极其愚蠢，根本不值得回答。

举世皆知，画甲肖张是个真正的疯子，行事风格异常暴烈嚣张，谁都不敢轻易得罪他，更不要说蔑视。此人却这样做了，而且令人震惊的是，肖张那双幽深眼睛里的战意虽然越来越浓，但最终……没有出手。

肖张想着那个传闻，以此人与大西洲的关系，没有任何道理为了王破出手，说道：“既然不是，那你为何要拦在我的身前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既然我来，你们自然要走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不想你打草惊蛇。”

肖张极其愤怒，脸上的白纸哗啦哗啦响着。忽然间，秋风从他的脸上消失，他沉默了下来，因为他明白了此人的意思。

“这对他不公平。”肖张盯着他的眼睛说道。

那人明显是要去潭柘庙与王破战一场。

肖张说这对王破不公平。这说明在他看来，此人的境界实力远在王破之上，按道理来说，不应该自降身份与王破对上。

王破是逍遥榜首，更是世人心目中，神圣领域之下的最强者，世间有谁的



境界实力可以说远胜他？如果真的有，那么必然是神圣领域里的那些大人物们，那些一双手都能数得出来的老怪物。

这人究竟是谁？八方风雨里的哪一位？还是哪位隐世多年的高人？肖张知道此人是谁，所以说不公平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怕对方。他仿佛看到稍后，王破倒在那棵古树下，浑身是血。这让他有些难以接受。就像荀梅一样，他这辈子都在试图超越王破，他无法接受，自己还没成功的时候，王破就被人杀死了。

在这一刻，他产生了强烈的阻止这个男人的想法。这人能杀死王破，王破比他强，他却想要阻止对方，无论怎么看，这都是个极为疯狂的想法。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人。

雨水落在铁枪上，打湿了手。那是肖张的手，很紧，很有力。

“你们，有什么资格与我说公平？”

那个男人看了肖张一眼，神情漠然，仿佛无物。如铁墙般的他的肩，被秋雨洗过，仿佛被打磨了无数次，散发出金属的光泽，然后，锋芒毕露。

一声闷哼，穿透白纸而出。秋雨洗铁枪，指间略白。肖张终究还是没有出枪。或者说，他没能出枪。

他只能看着那个男人，在秋雨里，向着潭柘庙走去。如铁墙般，一身寒光。

铁树，八方风雨之一。他生于大西洲，幼时因故堕海逃难，横渡汪洋，险些身死，幸被海岸上一人所救，那个人叫观星客。过往十年间，他在南海漂泊以悟天道，现在终于归来。

他悟的是天道，修的是肉身，无比强大。铁树开花，与别样红的那朵小红花齐名，但从来没有人亲眼看见过。

他来到潭柘庙里。古树的叶子已经落尽，地上残着些黄叶，在雨水里浸泡着。铁树走到那个石凳前，坐下，闭目。就像这些天的王破一样。

2·风有信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铁树睁开了眼睛，闪过一抹厉色，然后是一丝惘然，显得情绪格外复杂。

在古树下、黄叶间、石凳上，他感受到了王破前些天留下的气息，他没有



想到，王破的刀道，竟然更加精深了。

修行到了王破这种境界，想要再往前走一步，都无比艰难，然而，此人却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提升如此之多……当初在浔阳城的时候，王破面对着朱洛，铁刀虽强，却寻觅不到任何机会，而在潭柘庙里静悟多日后，情形已然非昨。如果任由王破再继续提升下去，谁也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迈过那道门槛。

铁树第一次感到了压力。然后，他的杀意变得更加浓烈。

无论是朝廷还是他，都不会允许王破有刀道大成的那一日。从石凳上起身，他望向潭柘庙，静静地感知着天地间的所有气息流动。

庙里有人，境界很高妙，距离他也只差了数线。他向那边走去，湿漉的黄叶在靴底片片碎裂，变成最细的丝缕，仿佛盛开的菊花一般。秋风破开雨帘，推开了潭柘庙的门，在他离庙槛还有十余丈的时候。

寒冷的秋风没能肆虐，被两道清新淡然的风冲抵，那两道风来自一双衣袖。庙里的人不是王破，是茅秋雨。

庙侧的篱笆被推开，白石道人从雨中走来。凌海之王与司源道人，自东西两面的山野里行来。秋雨里，还有很多红衣的影子在山林间若隐若现。

四位国教巨头，各执重宝，带着无数境界高深的红衣主教，把潭柘庙紧紧地围了起来。

这阵势真的很大。想要杀死一名神圣领域的强者，便必须要有这样的阵势。

铁树看着茅秋雨，眼睛缓慢地眯了起来，杀意未有丝毫减退，反而变得更加可怕。离宫果然出手了，是想要护住王破，还是真的趁着这个机会杀死自己？他很清楚，如果是后者，今天自己就算能够活着离开，也必然要付出极惨重的代价。他把双手伸向雨里，任由寒冷的雨水不停冲洗。

他看着缓步从庙里走出的茅秋雨，面无表情说道：“这是教宗大人的旨意吗？”

茅秋雨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望向了更远处。铁树已经感知到了，所以才会问出这个问题。远处是群山，秋意带来的黄红浓艳之色，早被寒雨洗至极淡。

不知何时，一座王辇出现在那片山崖的边缘。

相王，亲自到场。这场朝廷对王破的杀局，有可能变成离宫对铁树的围杀。

如果山崖上没有出现那座王辇，如果山后没有隐隐传来大军如雷般的蹄声，事情可能还未见分晓。无论是对谁的杀局，至此，已变成了明局。



“陛下要我问你一句话。”茅秋雨看着铁树问道，“你们都忘了当初的星空之誓吗？”

很多年前，以教宗为首的神圣领域强者们，曾经以星空为引，立下过誓言。誓言的内容是，一切以人族的利益为先，绝不会主动对那些承载着人类将来与希望的修道天才动手。

王破，当然是那份名单里的首位。当初在浔阳城里，朱洛对他出剑，已经可以说是破誓，但他还可以找些借口。他的剑，刺的是苏离。只不过，王破非要站在苏离的身前。

今天呢？铁树带着一身秋雨来到潭柘庙，明显就是要杀王破，他能找到什么借口或者理由？

教宗陛下让茅秋雨问他这句话，他能如何回答？铁树没有回答。

茅秋雨看着他说道：“既然你无法回答，那么就不要再动王破。”

铁树的目光更加寒冷，被雨水洗着的手变得更加洁白，仿佛莲花一般。这代表着他现在很生气。

人无百日好，花无千日红。他带着微讽之意笑了起来。教宗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

“陛下还要我对你说……”

茅秋雨仿佛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平静说道：“如果他回归星海之后，你还是坚持对王破动手，那么离宫会灭你全族。”

如果说离宫也是一种宗派的话，那么必然是世间最强大的那个，因为它就是国教。没有哪个修道者能够与国教正面抗衡。哪怕强大如铁树。哪怕曾经是八方风雨之首、拥有天机阁这样可怕组织的天机老人。

当然，一位神圣领域的强者，只要不像今天这样陷入重围，就算不敌离宫，也很难被杀死。

可是，修道虽然是孤单的，却很少有真正孤单的修道者。他会有家人、亲人、朋友、同窗、同族、同道。

茅秋雨说完话后，场间一片死寂。

灭你全族。这四个字就像铁树的人一样，很强硬，很冰冷，有一种令人生畏的金属味道。

铁树看着他说道：“你们应该很清楚，王破来京都是要杀人的。”



茅秋雨神情不变，说道：“他若杀人，触犯周律，自有朝廷官员惩办。”

很多人的视线落在远处那片山崖上的王犖。相王没有出犖。铁树笑了起来，带着讥诮与嘲弄。茅秋雨的说法，代表着离官的态度。这种态度，很是冷漠。

“他要杀人，你们不管，我还没有杀人，为何教宗大人却要管？”

“因为你有心。”

“这不公平。”

茅秋雨没有回答铁树的话，转身向着山外走去。凌海之王等人，也随之而去。

教宗确实没有杀死铁树的意愿。就像当初在国教学院那样，离官只是在展现自己的力量。所谓保驾，横刀在前便是，所谓护航，横舟在前便是，不需要出刀，也不需要真的去撞，便够了。

铁树看着在秋雨里离开的国教众人，眼角微微抽动。这些人都是国教里的大人物，但没一个人是他的对手，他却不敢出手。确实不公平。就像先前在山道上，他对肖张说的那样。在教宗与国教面前，他有什么资格谈公平？

黄叶落尽，寒意渐深。京都今年的冬天，仿佛比以往都要来得早一些，看日子还是深秋，却已经落了好几场雪。

北新桥的民众，对此感受更是真切，躲在家里，不停地搓着手，咒骂着天气。

没有人注意到，这般严寒与那口废井有关。寒风从井口不停地向外吹着，呜咽不停，像是吹箫，也像是哭泣，喜极而泣。

3·云无心

潭柘庙一役，没有发生真正的战斗，但其间隐藏着的凶险，要比世间绝大多数战斗更加可怕。

那个落着秋雨的日子里，朝廷与国教出动了太多高手，根本没有办法瞒住消息。

世人很快知道了铁树自南海归来的消息，并且知道他抵达京都，要杀王破。同时，也确定了王破的目的。他是来杀周通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人们最终确认了，朝廷与国教之间的裂痕已经越来越深，随时可能出现大问题。

在“天书陵之变”里精诚合作的两大势力，没过多少日子便反目相向，这

是很难理解的事情，但现在人们都很清楚为什么。

因为陈长生。没有人留意到北新桥那口井底里散发出来的寒风，也没有人知道现在的陈长生在想些什么。

他没有离开过国教学院，安静地坐在藏书楼的窗边看书，不看窗外的景，也不问窗外的事。

很多人都在猜测，圣后娘娘的遗体应该就被他葬在国教学院里，只是没有办法证实。林老公公这样的大人物都铩羽而归，离宫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谁还敢强行闯进国教学院查探？朝廷没有继续下旨要求国教学院交出圣后娘娘的遗体，但谁都知道，这件事情不可能就此结束。

很多人都不理解陈长生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包括国教里的某些大人物，比如白石道人。如果只是为了国教的继承权，有了教宗的旨意，他只需要在合适的时机，向皇宫释放出自己的善意，对方一定会收回原先的打算。可他没有接旨，也没有请旨入宫，没有通过任何人传话给皇宫里的人，一直沉默着。现在整个世界都已经知道，他是遗族之后，身上流淌着陈氏的血，但与圣后娘娘并非母子。

往过去数年望去，他与圣后娘娘之间，也应该没有任何情意才对。他为什么要接二连三地抗旨？为什么要通过对周通的态度表达对朝廷的不屑？为什么要用沉默对抗自己的老师？

薛醒川已经入土安葬，薛河被捕回京，被关在周狱里，因为某些复杂的原因，暂时应该没有性命之忧。薛府重新回归宁静，但没有人会忘记前些天薛府设祭时的热闹，很多势力都派了代表，这是对旧朝的怀念，还是对新朝的仇视？这是对教宗的敬畏，还是对商行舟的挑战？如果还在天海朝，周通绝对会借此事掀起一场极大的风雨，但现在的他一反常态，表现得格外沉默。

任谁都知道像王破这样的人藏在京都里，随时有可能从街边的茶铺里走出来，向自己斩出一道刀光，大概都会如此沉默。颇有深意的是，最近这些天，周通没有像最开始那数日一样留在皇宫里，而是回到北兵马司胡同重新开始视事。

“铁树应该就在附近，他会一直守着周通。”

苏墨虞说道：“他会等着王破出刀，然后杀死他，这样并不违背星空之誓，无论教宗陛下还是谁都无法降罪于他。”

寒冷的秋风从窗外吹进来，翻动着书页，却无法让陈长生的表情有任何变化。看着坐在窗边沉默不语的他，苏墨虞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潭柘庙那



日真是可惜了。”

如果那天离宫不惜一切代价，在秋雨里杀死铁树，现在的局面便不至于如此棘手。

陈长生视线在书上，说道：“那天不好杀。”

苏墨虞明白他说的是山崖上那座王犖，说道：“如果主事的是折袖，他一定还是会动手。”

既然不惜一切代价，哪里还需要顾忌那座王犖和山外的如雷蹄声。

“八方风雨哪里是这般好杀的，就算能够成事，离宫也要付出极大代价。”

如果那天铁树真的被杀死，那么从秋雨里走出来的四位国教巨头，又有谁能活着？

陈长生看着书页，说道：“而且会天下大乱。”

苏墨虞说道：“如果唐棠主事，他还是会坚持如此做，因为道尊想必也不愿意看到天下大乱，那么，杀便杀了。”

陈长生不认为事情会像他或唐三十六设想的那般发展。离宫杀铁树的目的是为了保王破。王破来京都的目的要杀周通。周通是皇宫一定要保的人。王破是皇宫一定要杀的人。陈长生很清楚，就凭这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师父他便不惜天下大乱，而且……

“师叔不会这样做。”

他抬起头来，望向窗外的惨淡秋景说道：“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
教宗陛下，是心怀天下的大人物。

但他不是豪杰，更不是枭雄。他看着星空的时候会有所敬畏，他想保护陈长生和王破。但他更不想天下大乱，生灵涂炭。他能够把京都的局势维持在还可控制的范围内，已经非常辛苦。

坐在棋枰对面的那个人呢？

皇宫很安静，很多人在殿前，看到过那个房间里商行舟被灯光映出来的侧影，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商行舟应该是在做什么事，却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事。就像“天书陵之变”，就像“雪老城之叛”，他的无声，往往是一道惊雷的前奏。

也没有人知道王破在哪里。整个世界都知道他在京都，他想要杀人，却找不到他。他消失了，而南城某家酒楼，多了一位来自汶水的账房先生。



京都秋意再深，更深，深至极处，寒意刺骨，好在处处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常，将那些寒意冲淡了数分。南北合流，这件万众期待的盛事，终于得到了正式宣告，庆典也即将举行。庆典前所未有地盛大，既是庆贺南北合流成功，又何尝不是新朝想要完全洗净天海圣后留下的气息。

来自白帝城的使团，提前数日便已抵京，白帝夫妇最终只来了一人。与魔君惊天一战，白帝也受了不轻的伤，来的是皇后，也是大西洲的长公主。

很多人的视线投向了国教学院。谁都知道，国教学院与妖族之间的关系向来极为亲近，陈长生更是落落殿下的老师。

那么妖族使团的到来，会对京都的局面造成怎样的影响？这个问题，陈长生自己都不知道答案。

使团抵京的那一天，他第一次放下了手里的书卷，沐浴更衣，然后等待着故人来访。来的果然是位故人，但不是落落，是金玉律。

“郡主正在破境的关键时刻，无法离开。轩辕破我是在路上遇着的，他受了不轻的伤，需要调养，所以我没有把他带回来。”

金玉律看着他说道，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接着又叹了口气。无法离开，没有回来。陈长生有些难过。

4·不再见

当然是因为听明白了，才会难过。但陈长生难过不是因为明白的那些事情，而是随之而来的别离与再难相见。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，以他与落落之间的关系，大公主访京，理所当然应该与他见面，但没有。

这便是妖族的态度。

“陛下与你的那位老师是朋友。”

金玉律看着他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所以最开始的时候，陛下没有在意你与落落殿下之间的亲近，甚至乐见其成，然而陛下算到了一切，却没有算到，事后你的那位老师会另有想法，而你……也有想法。”

陈长生保持着沉默，没有对此做出解释。

金玉律继续说道：“当然，就算你的老师生出新的想法，陛下也有办法帮你守住教宗继承者的位置。”



圣人之言，其威无界。陈长生想起了这句话。他的老师商行舟，现在当然是一位圣人。

但两位圣人说的话，终究要比一位圣人的话更有力量。如果白帝坚定地支持他，再加上教宗的指定，就算是商行舟也无法反对。白帝会不会支持他？在今日之前，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考虑的问题。所有人都认为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陈长生是落落的老师，与妖族向来亲近，由他继承教宗之位，怎么看，这都是对妖族来说最好的结果。

现在看来，白帝的态度很明显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
“你的表现，太不成熟，陛下对此深感忧虑。”

金玉律说道：“就算我们支持你，助你成为离宫之主，可是你有能力在那个位置上坐稳吗？如果不能，那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你？”

陈长生的心神有些恍惚。他最近好像经常听到“成熟”这个词。十四岁入京，他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沉稳与稳重，很少有人会觉得他这方面有所欠缺。现在看来，原来还是不够，至少不够成为一位大人物。只是，什么是成熟呢？

陈长生明白，在很多人看来，在白帝夫妇看来，自己确实做了很多不成熟的事情。既然教宗师叔亲自替他说话，他只要认输、投降、伏低，老师便没有不重新接纳他的道理。

即便不能，他也应该表现得更成熟一些。比如最近这些天，他不应该在国教学院里，而应该在离宫，抓紧时间了解国教的一切。

比如前些天，他不应该去城门外，在官道旁替薛醒川收尸，去薛府拜祭。比如更早些的那一天，他在国教学院里没有接旨，而是用千把剑把林老公公砍得浑身是血。

比如那一天，他背着天海圣后的尸身从天书陵上走下来，与老师擦身而过，仿佛陌路。就像这些天，他一直在期待白帝城的使团到来。

他以为总会有人支持自己，就算没有人，还有妖族。现在看来，这种期待，真的很可笑。

他望向窗外，湖畔的大榕树都已经无法保有完全的青意，变得萧寒了很多，湖面上覆着薄冰，衰草上凝着浅浅的霜。

是的，这些都是不成熟的，天真的，幼稚的，热血的，冲动的，中二的，



可怜的，可笑的。可总比这些寂清的、萧瑟的、没有热乎劲儿的世界要来得温暖吧？

大公主去了皇宫，又去了离宫，与商及寅相见。三位圣人说了什么，没有人知道，妖族与朝廷、国教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也没有人知道。人们只知道，她没有去国教学院，也没有请国教学院里的人去她居住的别宫。她没有见陈长生，这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，也让京都里的局势再次变得清楚起来。

南方使团也陆续抵达，长生宗、秋山家等诸世家，圣女峰也派了人前来，就连槐院也派了代表。京都里的风向哪个方向在吹，谁都看得清楚，于是大公主的态度相同，南方使团没有一个人去国教学院。因为敏感，也是因为他们要向朝廷表明态度，而且做为南人，他们对天海圣后没有任何好感，自然也不会因此支持陈长生。

圣女峰也只是给国教学院里的南溪斋弟子们送去了一些书信与用具。

某天傍晚，国教学院的门被敲响了，有客来访。来访的客人是离山剑宗弟子关飞白。

国教学院中人与离山剑宗弟子相识已经三年，其间的故事很是复杂，可以说亦敌亦友，终究还是相熟了起来。因为双方是真正的同道中人。这却是离山剑宗弟子第一次走进国教学院。

关飞白跟在苏墨虞的身后，看着国教学院里的景物，显得很感兴趣，直到遇见几名以前便识得的南溪斋师妹，才收回了视线。在藏书楼里，陈长生与他见面。他是未来的教宗。关飞白虽然是神国七律之一，离山的天才弟子，身份地位也与他有很远的差距，不过双方的交谈没有变成所谓亲切的交谈、友好的会面，当然也没有像当年那般，充满着凌厉的剑意与敌意，只是简单的说话。这场对话真的很简单。

“离山就来了你一个人？”

“不过是走过场，来那么多人做什么。”

“为何会是你？”

“谁来都一样。”

“那你们不如派七间来。”

“要脸吗你？”



苏墨虞很及时地插话：“注意一下你的言辞。”

关飞白有些恼火地瞪了陈长生一眼，问道：“唐棠呢？”

“你找他做什么？”

“当然是打架。”

“试剑好听些。”

“都依你。”

“他不在。”

“去哪儿了？”

“回家了。”

“……那折袖呢？”

“……还是打架？”

“……试剑。”

“他不在。”

“去哪儿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听到陈长生的回答，关飞白沉默了下来。他这时候才知道，原来唐三十六和折袖都不在国教学院。他想象得出，这段时间陈长生在国教学院里有多辛苦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

“不送。”

既然想找的人都不在，想打的架也打不成，自然便应该离开，只是在离开之前，关飞白有个要求。

他对陈长生说道：“你送送我。”

陈长生摇头，说道：“不送。”

关飞白坚持说道：“你就送我到院门。”

陈长生说道：“不要。”

他送关飞白到院门前，会被很多人看见。关飞白就是想要人们看见。陈长生不想把离山拖进这滩浑水里，所以坚持。

关飞白想了想，说道：“那我走了。”

陈长生说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关飞白向院门走去，没有回头，摆手说道：“不客气。”

